

<<暗月传说之夜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暗月传说之夜曲>>

13位ISBN编号：9787540446734

10位ISBN编号：7540446730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美]布莉·的斯佩恩

页数：414

译者：姜彦青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暗月传说之夜曲>>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超自然的浪漫爱情小说，媲美于《暮光之城》。讲述了狼人的禁忌之恋爱，真爱的救赎。教区牧师的女儿“乖女孩”格蕾丝·迪万（“圣恩”之意）与三年前无故失踪的青梅竹马的伙伴丹尼尔·卡比（狼族）重逢，知道了三年前哥哥裘德遍体鲜血、丹尼尔不知所踪的秘密，然而，要拯救自己的爱人，必须搭上自己的灵魂。

作者探讨了救赎和原谅、爱与失落等主题，读者和评论家一致给予极高评价。

<<暗月传说之夜曲>>

作者简介

布莉·德斯佩恩，现居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在大学期间就致力于为费城和纽约贫民区的青少年编写和导演话剧，也正是这些经历让她重拾了儿时对编写故事的挚爱。

《暗月传说》系列一经推出，立即获得年轻读者的热烈回应。亚马逊网络书店平均评价5颗星，并且销售排名居高不下，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和泰国等多家出版社也迅速买下版权。

<<暗月传说之夜曲>>

书籍目录

给我的布里克献祭第一章 浪子归来第二章 承诺.....承诺.....第三章 白纸, 重新开始第四章 似有神助第五章 爱永不止息第六章 奇迹的创造者第七章 责任第八章 诱惑第九章 感恩节第十章 意想不到的事情第十一章 原来如此第十二章 疑团仍未解开第十三章 上帝的猎犬第十四章 高处不胜寒第十五章 迷途的羔羊第十六章 未完成第十七章 披着人皮的狼第十八章 秘密之书第十九章 选择第二十章 恐惧第二十一章 毫无希望第二十二章 首&尾第二十三章 常识第二十四章 永远第二十五章 另一个第二十六章 英雄第二十七章 天宠不再第二十八章 救赎

<<暗月传说之夜曲>>

章节摘录

献祭 我的嘴里满是鲜血，我的血管被火焰烧焦。

我忍住了尖叫。

一弯银刀滑落下来——是我选择了命运。

我，死去或者活着。

拯救或者毁灭。

天使或者恶魔。

我是格蕾丝。

我把银刀深深地插了进去。

这是我的献祭—— 英雄这个称号跟我毫无关系 因为地球上有很多恶魔横行霸道，所

以上帝决定以毒攻毒。

我的家族是勇士部落的一份子。

同时，他们又是忠实而虔诚的上帝的拥护者，谨遵他的教诲。

上帝决定封赏卡比家族——赐予他们超能力。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体内寄生着一只动物——也就是狼——它正一天天地啃噬这些人类的感情，那些消极的感情，特别是骄傲、嫉妒、下流、怯懦、还有憎恨 恶魔们就培养这类感情。

当上帝的猎犬一点点变得高傲自大的时候——越来越觉得他们比凡人都更优越的时候——他们心中的那只狼也在一点点长大。

它控制了他们的思想、行动，一点点吞噬他们的灵魂。

于是，上帝的福音最终变成了一种诅咒。

现在，它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控制上帝的猎犬的理性，将他们变成了披着人皮的狼。

当它施行伤害和杀戮行为的时候，猎犬们的凡人灵魂就会被出卖。

狼人总是想要杀害他最爱的人…… 如果你有勇气，那么最好是你来将那把匕首插进狼的心脏

。据我从那个盲人预言家那里学到的东西来讲，唯一可以将我从那个怪物的魔爪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就是被你杀死。

为了寻求生存，我心里的狼会毁掉任何我爱的人，而唯一能解救我灵魂的办法就是杀死这只狼，以真爱之名，被那个最爱我的人杀死…… 第一章 浪子归来 午餐过后 “格蕾丝！

你赶紧去看看新来的家伙！

”艾普丽尔从下面的过道跳着过来对我说。

她对什么事都兴奋过头，时不时让我想起以前养的那条可卡（西班牙长耳猎犬）。

“是不是让人想入非非啊？”

”我的背包差点掉在地上，这愚蠢的柜子密码！”

“绝对不是。

这家伙讨厌死了。

他刚刚被前两所学校开除了，而且听布雷特·约翰逊说，他好像现在还处于假释期呢。

”艾普丽尔咧开嘴笑了笑，继续说，“而且啊，大家都知道裘德才是真正的大帅哥嘛！”

”她像煞有介事地猛打了下我胳膊。

得，这下我的背包真的掉了，那盒粉蜡笔“啪”地掉在我脚边。

“我可不想知道！”

”我咕哝着蹲下去，一边捡着滚得到处都是的粉蜡笔，一边说，“裘德是我哥啊，你不是忘了吧？”

”艾普丽尔骨碌碌转着眼睛：“午饭的时候他肯定跟你打听我了，对不对？”

”“嗯，”我捡着碎成几截的粉蜡笔，说，“他问：‘艾普丽尔怎么样？’

’我回答‘她很棒啊’。

接着，他就给我分了一半他的鸡肉三明治。

”我敢肯定，这丫头是“重色轻友”，恐怕她是为了接近我哥哥才跟我做的朋友——像这学校一半以

<<暗月传说之夜曲>>

上的其他女孩一样。

“赶紧去啊！”

”她扭头催我上楼。

“那你一定帮我啊。”

”我拿起一支碎蜡笔晃了晃，“这是我从咖啡店回来时刚买的。”

”艾普丽尔蹲了下来，捡起一支蓝色的粉蜡笔，说：“你买这些干吗？你不是一直都用炭笔吗？”

”“还不是因为那幅画，我一直没办法画出理想的效果嘛！”

”我拿过她手里的那支蓝色粉蜡笔，将它卡在盒子里，“我准备重新画一幅。”

”“但是明天就要交稿啦！”

”“如果画不好，我不会交的。”

”我说。

“我觉得那幅画也没你说的那么糟糕吧，”艾普丽尔说，“对了，那个新来的家伙好像对你那幅画很感兴趣呢。”

”“什么？”

”我很惊讶。

艾普丽尔跳起来猛地抓住我的胳膊，说：“快来，你一定得去瞧瞧。”

”她一边说，一边拉着我冲向画室。

我紧抓着蜡笔盒：“喂，你真是个怪人！”

”艾普丽尔笑着加快了脚步。

“嘿，她来了！”

”看见我们出现在画室的拐角处，琳恩·毕肖普大叫起来。

画室门口聚集着一大堆同学，我和艾普丽尔一到，他们便自动向两边分开，给我们让出一条路。珍妮·威尔森还盯着我，小声和琳恩嘀咕着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啊？”

”我问。

艾普丽尔指了指前面说：“就是他。”

”我停下来，上下打量着这个新来的男孩。

这家伙完全将圣三一（HOLY TRINITY）学校的着装规定抛在脑后，上身套着WOLFSBANE的乞丐装T恤，下身搭配了一条脏兮兮的黑色牛仔裤，膝盖的地方破成了细条、染黑的浓发遮住了脸；苍白而毫无血色的手举着一大张画纸——那是我的素描！

而且……这家伙竟然坐在我的位置上。

我从看热闹的人群中挤过去，径直走到桌子旁边说：“不好意思这位同学，你坐的是我的位置。”

”“那么，你肯定就是格蕾丝咯？”

”他眼皮抬都不抬地说。

刺耳的声音让我有种寒毛倒竖的感觉。

我下意识地退后几步：“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他指着我在画具盒（午餐时间我将它留在教室了）里的遮盖胶带上的姓名标签念着：“格蕾丝·迪万（Divine，意思是圣恩），”他冷哼了一声，继续说，“你的父母一定有‘天父情结’吧？”

我敢打赌你爸爸一定是个牧师。”

”“是牧师怎么样？”

这好像不关你的事吧！”

”他将我的素描举到面前，说：“格蕾丝·迪万，你爸妈一定希望你特别有出息。”

”“没错。”

请你离开。”

”“可你这幅画也太‘有出息’了吧，”这家伙完全没有住嘴的意思，“这些树枝的感觉都不对，还有啊，那个树结应该是向上的吧？”

<<暗月传说之夜曲>>

你怎么画成向下的了？

”他说完，用细长的手指捏起一支炭笔，旁若无人地在我的素描上画了起来。

我被他的莽撞行为彻底激怒了，但是让我吃惊的是他挥舞着炭笔勾勒出那些粗粗细细的线条时候的那份轻松和自在，那些以前让我头疼的树枝突然之间像是活过来了一样，跃然纸上。

他还用小指的一侧将树干上的炭笔痕迹晕开——这种画法可是巴洛先生在课上反复强调的“大忌”。但是不得不承认，那种模糊的手法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了树干的神韵。

接着他又给树枝添加了一些阴影，然后在最低的那根树枝上画了一个树结。

奇怪啊，这家伙怎么知道那个树结长在最低的那根树枝上呢？

“住手！”

”我大叫着，“那是我的画！”

还给我。

”我抓住了画纸，但是又被他抢了过去，“还给我！”

”“那你亲我。”

”他说。

艾普丽尔的惊叫声真的很能表现气氛…… “什么？”

”我大声地问。

他探着身子看着我。

那张脸还是被乱蓬蓬的头发遮掩着，一个黑石吊坠从他的T恤里面滑了出来。

“亲我，我就还给你。”

”我抓住他拿着炭笔的那只手：“你以为你是谁啊？”

”“这么说你不认识我咯？”

”他抬起头甩了甩头发，将脸露出来。

那张脸看上去惨白得毫无血色，然而真正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那双乌黑的——从前被我称做“黑泥派”的眼睛。

“丹尼尔？”

”我惊讶地松开了他的手。

叮当一声，炭笔掉在了桌子上。

此刻，我感觉脑袋被突然涌进来的一万个为什么挤得满满的。

“裘德知道你来这儿了吗？”

”丹尼尔握着胸前的那颗黑石吊坠，嘴唇微微张开，像是要说什么。

就在这时，巴洛先生走了过来，他双手交叉在水桶一样粗壮的胸前。

“我告诉过你上课前要去管理员办公室报到的。”

”他对丹尼尔说，“如果你不能尊重我的话，年轻人，我恐怕不能让你来上我的课了。”

”“我正要走呢。”

”丹尼尔推开椅子，大步流星地从我旁边走过去。

他那染黑了的头发再次遮住了眼睛。

“回头见，格蕾丝。”

”他走后，我盯着那幅素描出了神。

画纸上那些拥挤的黑色线条勾勒出一棵孤傲的却很有个性的树。

我从巴洛先生旁边跑过去，从堵在门口的围观者中挤了出去。

“丹尼尔！”

”我大声喊着他的名字，但是门廊里一个人也没有。

这倒是挺符合丹尼尔的风格，这家伙最擅长玩失踪。

晚餐过后 屋里回荡着刀叉和碗碟丁零咣啷的碰撞声，我现在担心的是那个“你今天都做了什么”的餐间话题，按照老规矩，这可是我们迪万家“臭名昭著”的晚餐必备环节。

爸爸自告奋勇打头炮。

他最近似乎对教区举办的慈善活动充满了兴趣。

<<暗月传说之夜曲>>

不管怎样，这对他的生活方式来说，无疑是一个转型的好机会。

他最近一直都窝在房间里做研究，裘德和我都戏称他正在“图谋”自立门户开辟一种新宗教。

妈妈则跟我们讲了她诊所里新来的实习生，还有小宝宝詹姆斯在日托所学会的新词汇：豌豆、苹果、海龟。

查瑞特（Charity，意为仁慈，宽厚）则报告说她在科学考试中得了A。

“我成功地让大部分朋友为我们的‘衣物捐赠活动’捐赠了衣物。

”裘德将小詹姆斯的肉馅糕切成大大的几块之后说。

这我倒是一点也不奇怪。

“玫瑰羽”协会的一些人一直声称裘德的善举只是在作秀。

不过裘德的确也就是那种人，我意思是说，除了他还有谁会放弃毕业班的自由与清闲，每周抽出三个下午在教区孤零零地做研究？

或者，有谁会因为不愿意在球场上表现得“咄咄逼人”，而失去了与校曲棍球队一起训练的机会？

虽然有时我会觉得做裘德的妹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如果你要我不爱这个哥哥的话，我宁愿选择前者。

一想到我将要讲的“今天都做了什么”和丹尼尔有关，我就头皮发麻。

“很好！”

”爸爸夸赞裘德。

“我也这么觉得，”他咧嘴笑了笑，继续说，“昨天我告诉他们我捐了衣服，然后鼓励他们也都来帮忙。

”“你把哪件衣服捐了？”

”妈妈问。

“红色的那件。”

”“你的那件乐斯非斯（North Face）？”

但是，差不多都还是新的呢！

”“我是觉得接下来的三个学期我都穿不着它。

我自己不穿，然后把它压箱底，会不会有点自私啊？”

毕竟别人可能正需要呢。

”“裘德说得对，”爸爸说话了，“我们需要好点的衣服。

这还没有到感恩节呢，气象台已经预言今年冬天的低温又要破纪录了。

”“太好了！”

”查瑞特欢呼起来。

妈妈小声嘟囔着什么，她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明尼苏达州的人对不断打破纪录的低温这么欢迎。

我握着叉子不安地拨弄餐盘里的土豆泥。

这时，爸爸扭头看着我问了我最新想听到的那个问题：“你今晚这么安静，有点奇怪哦，格蕾丝。

说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我放下叉子，将嘴里的肉咽下去，该死，怎么吃起来这么像泡沫塑料。

“我今天见到丹尼尔了。”

”妈妈抬起头试图阻止詹姆斯把自己的食物在桌子上乱丢。

她眼睛里一闪而过的那个神情告诉我：这个家里的人对这个名字根本不感兴趣。

围绕着餐桌我们谈论任何话题：死亡、少女怀孕、政治，甚至还有苏丹的宗教歧视，但是有一个话题很久以前就再也没有触及过了——丹尼尔。

爸爸拿起餐巾擦了擦嘴：“格蕾丝、裘德，你们两个明天下午来教区一趟吧。

我们这次慈善活动号召力很强，得到了很多捐赠。

我都快挤不进去办公室了。

那些包裹装得满满的都是罐装玉米啊，呵呵……”他说着轻轻笑了起来。

我清清嗓子：“我跟他说话了。”

”爸爸的笑声就这样被我的一句话扼杀了，以至于听上去他像是被噎得喘不过气来。

<<暗月传说之夜曲>>

“哇哦，”查瑞特握着叉子正要往嘴里送，突然停住说，“再透露点细节呗，格蕾丝！”

这时，裘德将椅子往后移了一步：“我能先离开吗？”

他一边问一边将餐巾放在桌子上，不等大家回应，他就径直离开餐桌走了出去。

我回头看了看妈妈。

她的眼睛似乎在埋怨我：看看你干的好事吧！

“豌豆！”

詹姆斯大叫着将一把豌豆扔在了我的脸上。

“对不起。”

我低声说，趁机也离开了餐桌。

过了一会儿，我在门廊里发现了裘德，他裹着从睡椅上拿来的阿富汗毛毯。天气很冷，呼出的气都变成了白色的雾。

“很冷的，裘德。”

进来吧。

“我没事。”

“这还叫没事？”

他可骗不了我。

很少有事情能让裘德烦成这个样子的。

裘德看不惯的事情有很多：学校里有些女生说了很过分的话之后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我开玩笑的”，就以为天下太平了，裘德非常厌恶这种行为；他还很讨厌人们白白浪费“以上帝的名义”这句话；他最不能忍受的是那些大放厥词的人扬言“野力队”永远赢不了史丹利杯。

但是无论多愤怒，裘德永远不会尖声喊叫，也永远不会破口大骂，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内敛又很深沉的男生。

我一边搓着胳膊取暖，一边坐在了他旁边的台阶上：“对不起，我又提起了丹尼尔。”

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

裘德抚摸着他左手手背上的那道长长的伤疤。

这是他的惯常动作，所以我在想他这会儿抚摸那道伤疤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含义。

“我没生气，”他终于开口了，“我只是担心。”

“你担心丹尼尔？”

“我担心你。”

裘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们有着一样的罗马人的鼻子和深棕色头发，但是我们蓝紫色的眼睛里常常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害怕的神情——尤其是现在，他的目光中隐藏着一丝不安与担忧。

“我知道你是怎么看他的……” “以前我就这么认为了。”

三年前我对他就这种看法了，我那时候还没成熟。

“而你还是个小屁孩儿。”

我本来想说些什么缓和一下气氛，比如“你不也一样”（毕竟哥哥只比我大一岁）之类的。但是我知道他说那些话并无恶意，也没有因为我比他小一岁而瞧不起我，我只是希望裘德能够意识到我已经17岁了，17岁距离被允许约会和开车的年纪已经快一年了。

冷风灌进我身上单薄的棉运动衫里，就在我冻得正想进屋的时候，裘德拉住我，将我的手放在了他的手心里。

“格蕾丝，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啊？”

“如果你再看到丹尼尔的话，答应我，不要跟他讲话好不好？”

“可是……” “听我说，”他继续说，“丹尼尔是个危险人物。”

他还是原来的他，你必须保证离他远远的。

“我用手指绞着毯子的边角。”

“我很严肃地跟你说话呢，格蕾丝，你必须跟我保证。”

<<暗月传说之夜曲>>

” “好的，好的。

我保证。

” 裘德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看着远方发呆。

那眼神看上去像是在看千里之外的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他其实是在看那棵干巴巴的胡桃树——这棵树就是我在绘画课上想要努力表现的那幅素描的原型——这棵胡桃树也是我们家院子和邻居家院子的分割线。

我在想，裘德是不是在回忆三年前的那个晚上。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丹尼尔，当然也是我们所有人最后一次见丹尼尔。

“怎么了？”

”我小声问，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紧张地问过这种问题了。

家里人都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但是没什么理由能够糟糕到足以解释为什么我和查瑞特要被送到祖父母家过三个月。

家里人总是说“那没什么”，可是“没什么”根本无法抚平裘德左眼上面那个小小的白色伤疤——一道和他左手上的那个一样的伤疤。

“你不应该在吃饭的时候说那些不愉快的该死的事。

”裘德小声嘀咕着。

我摇了摇头：“丹尼尔没有死。

” “对我来说，他已经死了。

”裘德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我也从没听他用这种语气说话。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看着他，希望能读懂隐藏在那冷酷眼神后面的真实想法：“哥哥，你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

” “不，格蕾丝，真的不行。

” 这话真够伤人的。

我下意识地把手抽了回来，我真的不知道对他的话该作何反应了。

裘德站了起来：“顺其自然吧。

”他不动声色地说完，然后把毯子盖在了我的肩膀上，转身走上台阶，紧接着，我的耳边传来了纱门关上的声音。

电视机发出的蓝色光芒从第一扇窗户中透出来。

一条大黑狗在空荡荡的街上晃荡着，走到那棵胡桃树下面，它停了下来，抬头看着我。

它就那么伸着长长的舌头大口喘着粗气，那双闪烁着蓝光的眼睛紧盯着我。

我不禁抖了一下肩膀，立刻将目光从那狗身上转移到了胡桃树上。

万圣节前夕下过一场雪，但是没过几天就化了，据说圣诞节之前都不会再下雪了。

在此期间，院子里的一切都凋落了，除了那棵此刻正迎风嘎吱作响的胡桃树，所有树木不是棕色就是黄色。

而这棵胡桃树却白得像是燃烧后的灰烬，在满月皎洁的光芒下，它站在那里像是一个左摇右摆的幽灵。

我这才发现丹尼尔在我的素描上作的那些修改都是正确的。

我真的是把那些树枝都画错了，而且那个树结的确是长在最低的那根树枝上的。

巴洛先生要求我们用图画来表现那些锁住我们童年回忆的事物。

打开画纸的瞬间，我就决定要画这棵老胡桃树。

但是在过去的三年中，每次路过的时候，我都会故意将注意力从它身上移开。

有关它的回忆让我心痛——因为有关它的回忆也有关丹尼尔。

而现在，我就坐在门廊里，看着这棵在月光下摇曳多姿的老树。

看来它是铁了心要搅动我的记忆，逼着我去面对那一切了。

我站起身来，毯子从肩膀上滑到了地上。

我回头看了看客厅的窗户，又看了看胡桃树。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条狗不见了。

<<暗月传说之夜曲>>

听起来有点怪，当我绕过门廊蹲在伏牛花藤旁，那个“狗观众”没有定睛看着我，让我真的很高兴。我挠了挠手背，鼓起勇气伸到楼梯下面去找一个东西，其实它还在不在那里连我自己都不确定。这时，我的指尖触碰到了一个冰凉的物体，我又把手往里面伸了伸，拿出了那个东西。

一个金属午餐盒。

我赤裸的双手捧着它，就像在捧一个冰砖。

饭盒表面锈迹斑斑，抹掉盖子上那层岁月留下的厚厚灰尘，依稀还能辨认出上面褪了色的“米奇”标志。

这个饭盒装着我尘封多年的回忆。

它曾经是我、裘德还有丹尼尔的“百宝箱”，那时候我们喜欢把自认为很特别的东西藏在里面，比如波格、棒球明星卡，还有某天午后我们在树林里捡到的一颗古怪的长牙。

可是现在，这个“宝箱”，更像一个小棺材，装满死去的记忆，而那些记忆偏偏是我努力想要忘记的。

我打开盖子，翻出一个破旧不堪的皮套素描本。

翻阅着那些发了霉的纸张，最后一页吸引了我的视线：这是一幅肖像素描，这张脸我曾经画了无数次，因为一直没有想要的那种味道。

主人公的头发是浅浅的亚麻色，几乎成了白色。

那些发丝绝不像现在这么凌乱，也没有染成黑色，更没有像是好久没洗。

他的下巴上有个笑窝，笑容看上去坏坏的，甚至还有些狡猾。

最难以捉摸的是那双眼睛，我苍白无力的笔永远无法诠释出它们的深沉，那么黝黑而深邃，就像从前我们泡脚丫子的湖里那种肥沃的黑泥——这就是我说的“黑泥派”。

回?忆 “你要这个？”

那来拿啊！

”丹尼尔将那瓶松节油藏在身后，在我面前左右闪躲，随时准备躲开我。

我靠着胡桃树，气呼呼地叉着手。

我已经追着他从一个屋子跑到另一个屋子，又追到院子里，之后围着胡桃树转了不知道几圈。

这家伙趁我画画的时候偷偷溜进了厨房，一声不吭地偷走了我的脱漆剂。

“还给我！”

” “亲我。”

”丹尼尔说。

“什么？”

” “亲我就还给你啊。”

”他指着那个画在最低树枝上的月亮形状的树结，嘴边还挂着一丝坏坏的笑，“正如你所愿嘛！”

”一句话说得我脸颊发烫。

是，我真的太想亲他了，那是我11岁半时候最大的愿望，而要命的是这家伙知道我的这个“愿望”！丹尼尔和裘德在两岁的时候就成了好朋友，而我只比他们小一岁，自打学会走路之后，就像个小尾巴跟在他们后面。

裘德从来不介意我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只是丹尼尔好像对我的黏人行为很反感。

但是，如果丹尼尔想要扮《星战前传》里的“天行者”安纳?金，而裘德扮欧比旺?克诺比，一定得有一个女孩来扮演阿米达拉女王。

丹尼尔总是拿这开玩笑，可对我来说，他是我真正喜欢上的第一个男孩子。

“我要告状。”

”该死，说这话的时候我怎么这么底气不足！”

“不，你不会的。”

”丹尼尔探着身子看着我，面带微笑，“好了，亲我。”

” “丹尼尔！”

”丹尼尔的妈妈从开着的窗户中探出头来，“你赶紧把这些油漆给我清理干净！”

”丹尼尔像是触电了一般，立刻直起身子，眼睛紧张得瞪得圆圆的。

<<暗月传说之夜曲>>

他看着手里的松节油瓶子说：“行吗，格蕾丝？”

我想借用一下这个。

” “你一开始怎么不说拿它有用？”

” “赶紧给我进来，丹尼尔！”

” 丹尼尔爸爸的吼叫声从窗户里面传了出来。

他的手有些发抖了：“求你了。”

” 我点点头，他赶忙跑回家。

我躲在树后面，听到他爸爸对他厉声大吼，具体吼了些什么我不大记得了。

让我觉得难以接受的并不是那些话，而是他爸爸的音调——越来越低沉，后来慢慢成了让人胆战心惊的咆哮声。

我坐在草地里，用膝盖顶住胸腔，希望自己可以做点什么帮他解围。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距今天巴洛先生的课，已经近五年半；而距离裘德最后消失在我们视野中，也有两年零七个月了。

“亲吻事件”一年后，他就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了，成了我们的哥哥。

<<暗月传说之夜曲>>

媒体关注与评论

- 狼人、禁忌之恋、惊险、魔幻等畅销元素融合，席卷全球的暗黑纯爱小说浪潮下的产物。
- 《纽约时报》 献祭灵魂的永生，真爱的救赎。
- 《时代》周刊 继《哈利·波特》和《暮光之城》后，布莉·德斯佩恩的《暗月传说》
- 赢得了全球青年读者的喜爱。
- 《出版人周刊》

<<暗月传说之夜曲>>

编辑推荐

《暗月传说之夜曲》力压《暮光之城》，成为欧美最流行的超级畅销小说；荣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卫报》《出版人周刊》畅销榜；同名电影由好莱坞大片《X战警》班底重金打造！

<<暗月传说之夜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